

我们这个时代

肝肠寸断的表情

张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我们这个时代 肝肠寸断的表情

张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张洁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6

ISBN 7-02-005595-8

I. 我...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5355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美术编辑: 刘 静

责任校对: 王鸿宝

责任印制: 张文芳

**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

Wo Men Zhe Ge Shi Dai Gan Chang  
Cun Duan de Biao Qing

张洁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3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75 插页 5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02-005595-8

定价: 29.00 元



## 目 录

对于我,他没有“最后” .....	001
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 .....	044
零落 .....	052
像从前那样,说:“不!” .....	055
多少人无缘再见 .....	059
乘风好去 .....	066
清辉依旧照帘栊 .....	071
“我很久没有喝过香槟了” .....	074
为《卡尔维诺文集》序 .....	078
你未必知道的马蒂斯 .....	080
费城故事不太多 .....	088
那只是列维坦的白桦林 .....	090
有幸被音乐所爱 .....	092
“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 .....	094
对不起了,莫扎特 .....	099
别把艺术家当标杆 .....	103
有伏笔的人种 .....	109
再也无法破碎的享受 .....	112
总有一份期待是特别为着你的 .....	117
最为著名的单相思 .....	119
另类外语 .....	123



与男人“说清楚”的某些记录 .....	125
也许该为“芝麻”正名 .....	129
去年,在 Peloponnesus .....	133
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 .....	163
难道想不出点儿别的? .....	170
不必那么绝望 .....	172
以一百一十八条命的名义 .....	175
一个不爱空调的老土 .....	181
我为什么失去了你 .....	183
该你了 .....	186
岂有情怀似旧时 .....	189
千万别当真 .....	191
没有一种颜色可以涂上时间的画板 .....	193
顶好不要遭遇“晚了”这个词儿 .....	197
无法放弃的现场效果 .....	200
老“粉丝”的哀鸣 .....	204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	209

## 对于我,他没有“最后”

美国文学艺术院寄来一张照片,是我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的合影,摄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该院为我补办的、欢迎新院士的招待会上。附信上写道:据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夫人莎洛特说,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事实上,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件事,也是和莎洛特一起为我买一条手工制作的披肩。

可惜他没能亲自把这条披肩送给我,买完披肩从罗德岛回家的路上,他就去了。



1993年6月22日,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一起。  
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833 WEST 155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35-7599  
(212) 908-5990 FAX (212) 491-4615

December 10, 1993

Ms. Tang Di  
150 East 91st Street, #3  
New York, NY 10128

Dear Tang Di,

Many thanks for the lovely note and regards from your mother. Here is the photo of Harrison Salisbury and Zhang Jie, which Charlotte Salisbury says is the last photograph of Harrison taken before his death.

I imagine you are in the midst of wedding plans, and I hope that you are enjoying every minute of it.

Kind regards,

Virginia DeJani  
Executive Director

美国文学艺术院的附信

我一直不敢写下哈里森过世那些日子的感觉,那些感觉太过尖锐。我在等,等它们变得钝挫——所有的疼痛都会过去,人生就是这样无情无义。

如今见到这张照片我已不再哭泣,知道终于可以记录那时的种种。

没有用的文字已经太多太多,面对汹涌的思绪、或无章可循、无可解释的人生,文字又是那样的

乏力……但对我生命中遇到过的这个人,即便没有力量的文字,也应该用来试一试。

哈里森·索尔斯伯里:

美国极负盛名的记者和作家,《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客座社论撰稿人;

一九八四年春,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从头到尾走了一遍,之后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国有那么多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算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有哪位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如此这般地重新走过一遍;

初任见习记者即因曝光经济萧条几被革职;

二战期间任《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斯大林、莫洛托夫非常





不满意他从莫斯科发出的报导，几乎将他驱除出境。《纽约时报》的老总也不中意他总是发出自己声音的稿子，准备炒他鱿鱼；

在报纸上公然预警，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即将闹出一场种族大乱。为此，该市不惜重金妄图置他于诽谤之罪，结果不幸被他言中；

越战期间深入河内，披露美军轰击的不仅是军事目标，和平居民同样遭到了“外科手术”式的轰炸以及有关平民伤亡的实况。报道轰动了美国和世界，约翰逊及五角大楼立即陷入欺骗公众舆论的尴尬境地。为此，他不但遭受同行的严苛责问、讥讽以及对他职业道德的怀疑，约翰逊也几乎要派一架飞机，让《纽约时报》领教一下何谓真正的“外科手术”轰炸；

几乎走遍世界，经历、报道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世界诸多风云人物关系颇深；

在长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懈怠地恪守了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

.....

每当我与他今生最后一张照片相对时，禁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还有谁会记得他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

一九九三年七月六号，星期二。下午，唐棣下班回家之后对我说：“妈，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慢慢走到大都会博物馆，无言地坐在黄昏的暗影里。那时我仍然精神恍惚、不大爱讲话，虽然母亲过世差不多两年了。

唐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我说：“妈，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要挺住，不要太伤心……”

母亲去世后我变得特别胆小，唐棣的话让我不由得缩紧了肩膀，转过张皇的脸，等待着那件需要我“挺住”才能承担的事情。

“下午莎洛特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愿意你们从报纸上而不是从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昨天，从罗德岛



回康州的路上,哈里森去了……如果你们不觉得太困难,我们还是按原计划见面。’”

这里说的是我们和哈里森、莎洛特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在纽约六十二街妇女俱乐部晚餐时定下的计划,七月十三号他们再到纽约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到妇女俱乐部晚餐。

唐棣问:“你行吗?”

莎洛特说:“我喜欢这样。”

唐棣说:“不过我妈会哭的。”

之前,我刚刚对唐棣说过:“姥姥去世前一天,她从沙发上出溜到地上的时候,我的眼前一黑。不是昏厥之前的那种黑,而是一块无际的黑幕,在眼前急骤无声地落下,你对它无能为力,只能无奈地被它覆盖……”然后烦恼地转过脸去,看着远处驶来的M1公共汽车,使劲盯着它闪烁的头灯,为的是止住眼里的泪水。我希望自己不再哭泣,唐棣已经为我操了很久的心。

对于莎洛特的电话,我这些话可不就像一个前奏?

可我还是哀哀地哭了。

面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离去,除了逆来顺受、无可反抗的哭泣,还能怎样?

从大都会博物馆南边的上空,急速地沉降下一片令人窒息的热雾……

有个黑女人在我椅子背后说些什么。我转过脸去,原来是讨乞的。她看了我一眼,说:“噢,对不起。”赶忙转身走开。

唐棣说:“妈,我之所以带您出来,而不是在家里告诉您这个消息,是因为外面凉快一点,您也许不会觉得那么难过。”

十三天以前,我们还在一起晚餐呢。

六月二十二号,他还参加了美国文学艺术院为欢迎我入院而补办的庆典呢(一九九二年我因丧母之痛没能到美国接受荣誉院士的颁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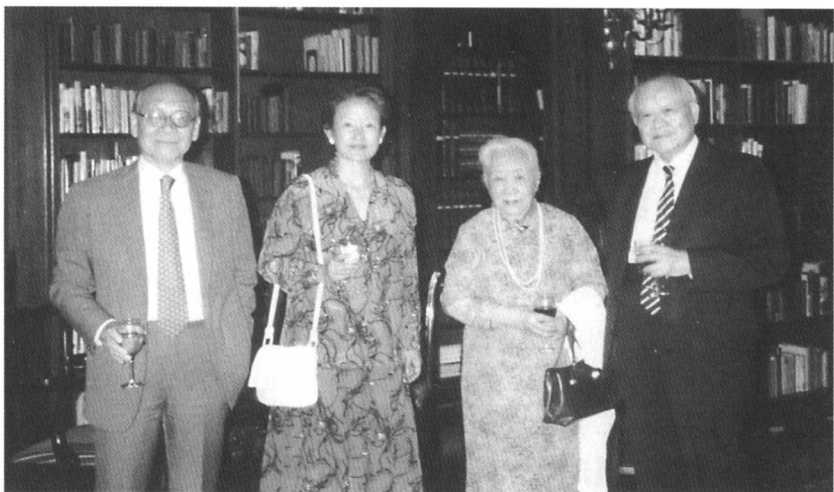
庆典上，文学艺术院主席还请他发表了关于我的评介。

就像在国内很少参加文坛活动那样，自他们为欢迎我入院举行的这次庆典之后，几乎没有参加过文学艺术院的其他活动。今年他们得知我在美国，特地为我组织了一个party，现任主席在向到场嘉宾介绍我的时候，许多话语，竟是十一年前哈里森评介我的话。我顿然失色，悲从中来，马上丢下一干客人逃离而去。

我站在老窗子前，他走过来对我说：“你倒是会找凉快的地方……”

那天哈里森显得过分安静，很少说话，只是倾听……我和他也没有太多的交谈，心想反正第二天我们要在一起吃饭，不必着忙，有的是谈话的时间。

第二天哈里森夫妇请我和唐棣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晚餐，我送莎洛特一条游弋于深浅银灰间的丝质头巾，哈里森安静地揉了揉那条头巾，说：“很雅致的色调。”



在美国文学艺术院为我补办的欢迎新院士庆典上，  
与贝聿铭先生和吴健雄、袁家骅夫妇。



他的安静里有一种渐行渐远、让人无法留住的绝望，不，不是安静，而是力不从心，像母亲去世前的那些天一样，万事都提不起他一点兴致。

一种不祥之感，慢慢地将我攥进了它的手心。

我也看出莎洛特为鼓动哈里森的兴致所做的努力，想必她早就看出这些。

她问我：“给哈里森什么？”

我说：“鲜花。”那是两束或白瓣绿芯儿或绿瓣嫩黄芯儿的小菊花。

莎洛特没怎么吃饭，而是一味在椅子上转来转去。刚结束一个故事，又说她看见青年时代的男朋友了，她得过去寒暄几句。在她过去寒暄的时候，哈里森一直注意着她的动向。

回到座位上，她又笑着说那其实并不是她青年时代的男友，她不过是在开玩笑。可哈里森还是不时回过头去，对那男人望了又望。这可能正是莎洛特的期望？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找些轻描淡写的话题：“哈里森，记得你从前写给我的信吗？你写到童年在宾夕法尼亚的生活，真是很美的散文，为什么不写下去呢？”

他说：“我正在整理。”我听出他的勉强。心想，哈里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又说：“你用的还是那台老雷明顿打字机吗？”

这时他才提起一点兴致。“噢，你还记得它……”

接着我就弄巧成拙：“那条老狗还好吗？”

莎洛特说：“去年死了，它生下来就有问题，老跑医院。”

我懊悔不已，生怕这个话题使哈里森伤感。

分别的时候，莎洛特在我脸上吻得很重、很深，我也深深地吻了她，多少心事，都在我们彼此的深吻中作了交流。

我不舍地望着他们在风中远去的背影，心里有莫名的忧伤，不由得对唐棣说：“希望明年再来美国的时候，我还能见到哈里森。”可心里玄玄地想，可能说不定哪个刹那，我就看不见他了。



在母亲过世的那场大难之后，我似乎能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死亡的脚步声。

没想到十三天后，我的预感果然成真！

七月七号，哈里森去世的消息见报。报上发表了他的两幅照片。我想报纸老编很会选，这两张照片可以说是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一张是三十年代在克里姆林宫前，一张是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他那份不变的共运情结，我为他深感难以名状的尴尬。

回国后，我辗转请求哈里森的一位“生前好友”在他担纲、一个为团结“国际友好人士”设置的组织里，给哈里森一个纪念性的位置，一了他的共运情结。可我遭到了拒绝。看来，那不过是哈里森一厢情愿的好友。

我把这张报纸留了起来，准备和他送我的、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那张照片，并镶在一个镜框里。

七月十一号晚上，唐棣正好到客厅里去，电话铃响了，是夏洛特的电话。她说：“我刚刚寄出了我和哈里森给你妈妈买的小毯子，可以盖在腿上，也可以当披肩，因为北京的冬天很冷……小毯子的颜色是哈里森选的，他认为那个颜色对张洁很合适……他说，那是我的眼睛的颜色，也是他



哈里森送给我的披肩





CHARLOTTE SALISBURY

July 8  
1993

Dear Jiang Jie -

Harrison and I  
picked this shawl for  
you in Martha's  
Vineyard, where we were  
for last week-end.  
He thought it was a  
lovely color for you  
and that you could  
use it as a blanket

or shawl, or double  
it for a stole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I will  
be able to come  
in to the city and  
take you for dinner  
next Tuesday, 13<sup>th</sup>.  
I will telephone you  
over the week-end at  
the hotel. All love,  
Charlotte

莎洛特的信

信上说：亲爱的张洁，哈里森和我一起在海瑟玛莎的葡萄园给你选了这个毯子。我们就是在那里度过了上个周末。哈里森觉得这个颜色对你合适，而且你既可以拿它当毯子，也可以叠成双层围在肩上做披风。我希望下个星期二、十三号能去纽约，带你去吃晚饭。我这个周末会往 Miller 家给你打电话的。爱 莎洛特

的眼睛的颜色……如天边的远云。”

而我正在卧室回想一九八四年美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北京那一天，我到机场去接他们的情景，历历在目地看见哈里森向我走来。这与莎洛特的电话如此巧合，真是奇怪。

七月十三号，我们按十三天前哈里森在世时的计划，一同去吃晚饭，但不能再在六十二街的妇女俱乐部了。

莎洛特不哭，她说：“本来是说和哈里森一起来的，可是没有他了，不过今天也不错……”

“哈里森去得很快。当时，我一面开车一面对他说：‘咱们的冰箱里不知道还有没有吃的？还有鸡蛋吧？’只听见哈里森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我的听力不好，以为自己没听清楚，又问了



一句：‘什么？’可是没有听见他的回答。我侧过头去看看坐在一旁的他，只见他的眼睛望着天空，头仰靠在车座的靠背上，然后往我的肩上一栽……我知道他去了。然后我把车开下高速公路，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两年哈里森的记忆力显见的不行了，演讲时常常突然停顿下来，接不上下面的话，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还有一次我梦见到森林里去，他突然不见了，我到处找他。后来来到一片空地，可是我只能听见他喊我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人，那个梦可怕极了。”

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没收到哈里森的信，我还有些奇怪呢。一九九二年他知道母亲去世后，特地给我打了几个国际长途电话。在得知我患丙型肝炎后，连续写了三封信来安慰我。

“哈里森已经火化，当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我们家后面那座小山上的时候，正好来了一阵风，风把他的骨灰吹了回来。孙子们说：‘噢，他不愿意离开我们！’我们在后山上为哈里森立了一个碑，明年春天，我们还要在碑前种些树……”

我们谁也无法说话，只听她一个人在说。是啊，她得讲话！

“我还得活下去……”她看上去足够坚强地说。可是饭后，当她茫然地站在饭店过道上寻找一束花的时候，我看出她的挣扎。

直到最近，我才翻出他生前给我的那些信件，带着深深的愧疚，一再重读这些收到后潦潦草草读了一遍，就在抽屉里睡了一二十年的信。

这才明白他对我有多么珍爱，这是血缘关系之外再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给予我的。又有那样多的心的交流，那样多创作上的探讨，可以说，我了解他那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从构思到落笔的全过程……他甚至提出与我合作一部小说的建议，不是即兴之谈，而是具体到有了选题，那是一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可是没有得到我的热烈响应。

为什么当我已经无法回报他的珍爱时，才能像呼吸那样安





静地重读他的信？难道是在提醒我，他今生最后一张照片是与我的合影，他停止呼吸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我购买一条披肩？当他从所有的人、包括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的记忆中淡出，而我还一心一意地怀念他……不是没有缘由。

发表这些信，不仅仅是对他的纪念，不仅仅是希望除我之外他人还能记起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人，而是一种补偿（对他还是对我？），一种提醒，又是一种惩罚——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弥补我的不经意。

这并不是他给我的全部信件。因为随手乱放，我甚至丢失了他的一些信，而一些信又是不便发表的。

他为我选的那条都柏林手工制作的毯子，到现在我也舍不得用。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来信（至于我给他的信，都随着他的著作、文字，存入了他的纪念馆）——

亲爱的张洁：

很久以来，我就想写这封信，自我在熊猫丛书中国女作家那一卷中，读到你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后就打算写了。

那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也是没有用一个虚假的文字写下来的故事。它的译文使我非常感动，就像中文本使你的读者感动一样。这篇小说翻译得那么好，使人难以相信它不是用英文写就的。这是格拉的斯的一个贡献，我在感谢你写出这样一个完美小说的同时，也要向她祝贺。

可以看出，契诃夫一定是你心目中的大师，这篇小说也是他可能写出的小说。契诃夫也是我心目中的大师，所以我对他的作品有一种巨大的同情感。我在长长的斯大林时代，在莫斯科生活的日子里，经常一晚上一晚上地在剧院里欣赏契诃夫的戏剧。因为读过契诃夫著作的英译本，我可以在